

慶祝

校長羅總主教焯炤先生

晉牧廿五年
晉鐸五十年

雙慶論文集

恭賀

校長羅總主教焯炤先生

晉牧廿五年
晉鐸五十年
雙慶

輔仁大學全體師生敬賀

慶祝校長羅總主教焯炤先生 晉牧廿五年 晉鐸五十年 雙慶論文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發行人：輔仁大學出版社

出版者：輔仁大學出版社

地址：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五一〇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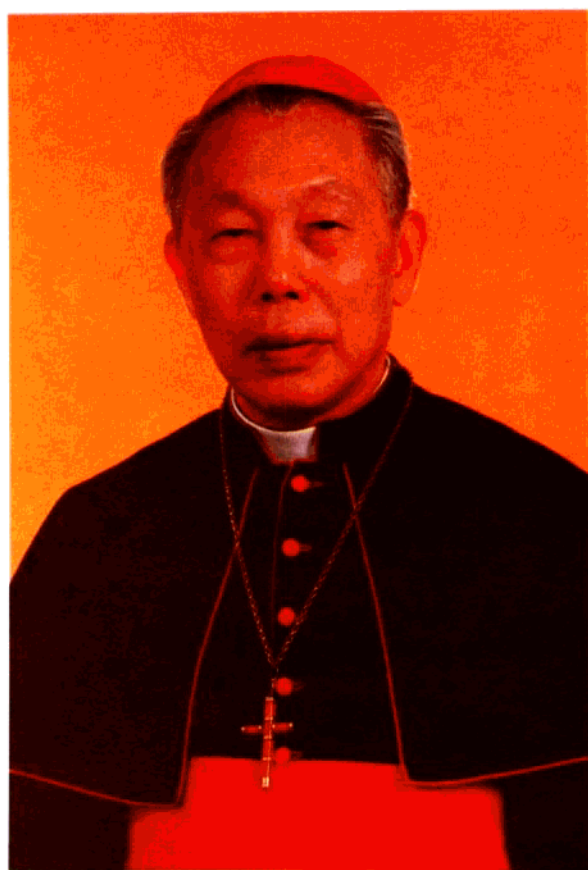
電話：（〇二）九〇三一——二二二七

郵政劃撥：〇一五二六四九一七 輔大出版社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三二一號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初版

\$143.00

164.



生先炤焯教主總羅長校

照 近

序言

今年五月廿一日欣逢本校校長羅公焯炤總主教晉牧廿五週年，而今年二月九日又逢校長晉鐸五十週年，雙喜臨門，在教會內是一大事，其宗教意義尤為深刻。校長羅公身為國際知名的宗教家，又為當代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在五月廿一日的一連串慶典中，慶祝論文專集的出版，可說是最有意義的一件事了。自去年底教務處發出邀請函，立即獲得本校教師熱烈的響應，至今年三月截稿時，共收到論文四十五篇，內容涵蓋了人文、宗教、社會和自然科學，篇篇皆為精心之作，極具參考價值。因此可以說，論文專集的出刊，不僅是我們呈獻給校長羅公的一份最有意義賀禮，也表現了本校教師學術研究方面的熱忱與成就。

在一個真正偉大的人物身上，外在的功業與內在的崇高精神，必然是結合起來的。人是感性性的存在，面對校長羅公的雙喜慶日，外在的活動自有其意義和重要性，但是若不能進一步瞭解、敬重和學習校長的道德修養和崇高精神，外在的慶祝活動就不免會流於膚淺。謹就校長的修養與精神提出四點，而這些也是校長的同道、朋友和學生所熟知並津津樂道的，足以作為我們學習的楷模。

一、奉獻與服務的精神：校長羅公廿五年前，在羅馬聖伯鐸大殿接受教宗若望廿三世的祝聖而成為主教，五十年前在羅馬被祝聖為司鐸，如果從初中接受修院教育開始計算，至今度奉獻生活已經六十多年。在天主教信仰中，教會把司鐸品位授予一位基督徒，說明這位基督徒蒙受了天主的召叫，而召叫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的榮耀，而是分享基督傳揚福音，救人救世的神聖使命。因此一位司鐸必須自由地響應天主的召叫，追隨耶穌基督，不怕犧牲，奉獻一切，去為別人服務。耶穌說：「我來不是為受服事，而是為服事別人」，這就是天主教修士、修女、司鐸和主教畢生追求和實踐的理想。

校長羅公會多次描述自己的奉獻生活說：「自六十多年前，接受了天主的召叫，決心度奉獻生活，從未後悔，也從未動搖過，因而在多年的奉獻生活中，時常體會到一種真正的平安，來自天主的平安。」聖奧斯定曾描寫自己內心的體驗說：「上主，我們為你而受造，除非找到你，我們的心靈永遠得不到安定。」生命的真正平安生自天人的契合，持續與緊密的契合產生安

定，安定產生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活力，爲別人服務的活力。在校長羅公身上，我們看到了這一股常人難及的活力，五十年來，他教學、研究和著述的工作沒有間斷，而回國後這廿五年，更肩負起主持教區和全國性教務的工作，以及輔仁大學的校務工作。他懷著基督的愛心與熱誠爲別人服務，只要教會、國家、社會、教友、老師、學生需要他，他常常有時間，但是廿五年來，他幾乎找不到休假的時間。兩年來，校長因過度勞累而三次住院，我們看到他在病床上寫稿、爲別人寫信，甚至爲博士班的學生講課。這種持久而不衰的工作及服務熱忱，與他的信仰生活、奉獻生活分不開，唯有在天人的緊密契合中，生命的活力才得以不斷充實，服務別人的圈子才得以不斷擴大。

二、好學不倦的精神：校長羅公晉鐸五十年，其教學、研究學術和著述生涯也將近五十年了，無論教會的行政工作多麼忙碌，研究和著述的工作從不間斷。五十年中，共出版著作四十多種，其中包括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著作九種，內容涵蓋了法律、政治、歷史、傳記、宗教、神學、文學和哲學等方面，其中以哲學最爲博大精深，將近二十種，而哲學著作中尤以「中國哲學思想史」六冊，爲當代中國哲學界罕見之巨著。衆所熟知的是，校長的時間爲大學、教會、各種會議和參與社會活動所分佔，但是作品仍然陸續出版，令許多人驚嘆不已。就我們所瞭解，校長除了每天利用夜深人靜的時間寫作外，處理公務之際，只要有一點空下來的時間，提筆就寫。此外在旅途中，病床上，也是不斷地寫。在哲學探討方面，校長對中、西、印（佛學）哲學的研究皆有獨到之處，尤其在融會貫通中國傳統哲學和西方傳統哲學，特別是士林哲學方面，功力最深，成就也最大。透過中西傳統哲學之相互取長補短，其對中國哲學思想與文化之革新與復興，對天主教思想之本位化，必將產生持久的影響。其次羅公自民國六十七年出任輔仁大學校長以來，即非常關注哲學系和研究所之充實與發展，不斷鼓勵哲學系、所在師資和參考書方面加強，在教授的研究工作和出版作品方面，參加國內外哲學會議方面，付出更大心力，期使哲學探討成爲本校重要特色之一，期能把健全和完美的思想帶給快速變化的中國社會，帶給在精神生活上飢渴的同胞。校長好學不倦的精神給予全校師生的感召，必將持久而深遠。

三、嚴以律己的精神：爲度一個畢生奉獻的生活，數十年持守殷勤事主愛人的理想，不斷地藉宗教、教育工作、社會、文化服務活動，以及教學、研究和著述傳揚天主的福音，若是沒有嚴格的律己精神和規律生活，是不可能的事。五十年來校長的

日常生活極有規律，在羅馬期間他的學生都知道，每天清晨、晚間數小時的祈禱、默想和獻祭之外，上午到我國駐教廷大使館辦公，盡其宗教顧問的職責，午後、晚間則用之於教學、研究和著述，可以說數十年如一日。民國五十年被任命為台南教區首任主教，民國五十五年被任命為台北總教區總主教，工作益形忙碌，校長除每天數小時從不間斷的神修功夫之外，主持教務之餘，仍不忘研究與著述。概括地用一句話說：他每天把從天主那裡獲得的力量與恩惠，全心全力地散佈給他服務的人群。

從上述嚴以律己的精神中，發揚出來的並非對別人的苛刻，而是寬容與仁厚。校長羅公對司鐸和學生的寬厚是眾所熟知的。有困難或犯了過錯的司鐸、學生都會從他那裡獲得慈父般的諒解及幫助，我們經常聽到有人批評他對司鐸或學生過份寬容，而從未聽到有人批評他對別人過於苛求。校長常說：我們從事教育工作的目的，不是懲罰犯錯的學生，而是用愛心去幫助他改過自新。事實告訴我們，為人師長者待自己嚴一點，待學生寬一點，確能鼓勵學生誠心向學向善，自動自發地培育完美人格。

四、知行合一的精神：校長羅公不只是理論家、思想家，也是實行家。在台南教區主教五年任內，建設于主教座堂、神父宿舍、成人聖召修院，即今之碧岳神哲學院、達義小修院、玉井聖母朝聖地、教友活動中心，又鼓勵、邀請男女修會創辦數所中等學校，為台南教區奠定了堅固基礎。在台北總主教任內，推動各方面建設，不知勞累，也不遺餘力。在台南時，校長不斷地推動各項建設與活動，神父們常感到緊張得喘不過氣來，也不得不欽佩校長充沛的活力。校長接掌輔仁大學時，各院的建設和設備已經具有良好的基礎，遂大力推動公共設施的建設，淨心堂的修建使全校師生擁有了宗教和精神生活的中心和心理生活的中心；野聲樓（行政大樓）的興建使三處和夜間部得以集中辦公，給予學生極大方便；學生活動中心的興建，使日夜間部一百五十多個社團，獲得了理想的、安全的活動場所；為夜間部修建的女生宿舍即將興工，又是輔大學生的一大福利。數年前為了把藝術帶入現代工商業社會，並實現一所天主教大學理當倡導宗教藝術的使命，在經濟拮据的情況之下，校長毅然興辦藝術學院，目前該院已擁有音樂和應用美術兩個學系，並積極申請籌設景觀學系。總之，校長羅公無論是主持教區的教務工作，或以中國主教團主席身份推動全國性教務工作，或主理輔仁大學的校務工作，不僅有其獨到而周全的理想、構想和計劃，而且都能迅速地予以實現，似乎沒有任何外在的困難能夠阻撓校長的活力與衝力。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知與行的完美合一。

今年五月廿一日為輔仁大學是一個喜樂的日子，在一連串的慶祝活動之餘，如果全體師生能進一步體認、學習校長在日常

生活中所表現的崇高精神與修養，慶祝活動的意義就更爲圓滿了。

四

李 震 謹序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十日

目錄

天主教傳入中國後對文化教育的貢獻·····	蔣復璁	一
基督教與猶太教的關係·····	王任光	一九
韓非法治思想的現代觀·····	王靜芝	四三
易繫辭上傳變例箋釋·····	史次耘	六一
戰國以迄漢初思想的分與合·····	劉光義	八九
左傳信鬼好巫辯——夢·····	王初慶	一〇三
王船山論史的法則與義蘊·····	甲凱	一一八
曹汝霖與日本·····	戚世皓	一四〇
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研究專題——盧梭的社約論·····	邱榮舉	一五五
莫斯科——第三羅馬的理念·····	周雪舫	一七〇
讀孟子·····	衛聚賢	一八五
明穆宗時代與琉球王國關係之研究·····	徐玉虎	二〇五
李鴻章與北洋海防（一八七〇——一八九四）·····	王宏志	二二〇
無神主義與中國·····	李震	二四七
「人生哲學」讀後感·····	鄒昆如	二五九
士林哲學的生命論·····	袁廷棟	二六九
論倫理自然律·····	王臣瑞	二八七

科學哲學神學與人生的關係·····	張振東	三〇四
「存有者」的類比概念之探微·····	曾仰如	三一五
孟子性善論研究·····	劉文郎	三五八
象山哲學要義·····	曾春海	三七〇
羅光總主教的「人生哲學」·····	黎建球	三八五
教會教育工作者的共識·····	朱秉欣	三九九
兒童團體諮商效果的評鑑研究·····	黃月霞	四〇六
組織發展的概述·····	翁開誠	四二三
歷代官府職掌圖籍典藏的政策和設施·····	藍乾章	四三一
角色論與大學圖書館問題·····	高錦雪	四四四
論中國目錄學之學術特性·····	盧荷生	四六四
藝術與科學關係之研究·····	羅慧明	四七九
藝術與直覺·····	葉劉天增	四八七
回文詩與中國語言特質·····	傅一勤	五〇一
「讀岐典侍日記」中所描繪的愛·····	林水福	五一三
論遠藤周作作品中宗教與文學的連接點·····	大木瑪利亞	五二八
台北市老人福利措施之研究·····	黃俊傑	五三九
房屋供求新論兼論公共不動產政策·····	劉錚錚	五六〇
MICR票據電腦交換制度之研究·····	李俊	五七九
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背景及其要點·····	徐熙光	五八七

先總統 蔣公之生命哲學發微.....	孔服農	六一六
馬克斯之仇恨思想遺害於蘇俄以及世界人類.....	張遐民	六二三
最大心跳率的75%強度的有氧舞蹈對心肺功能的訓練效果之探討.....	黃彬彬	六四〇
台灣南仁山新記錄種——瓦氏水豬母乳.....	陳擎霞	六五四
Christian Miss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陳文團	一
A Very Compact Chinese System Using Component Method and Character Generator.....	黃永文	二一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Ethnic Interpretation of LOST HORIZON in Three Different Media	陸景文	三一
足掌型態與運動成績關係之探討.....	林清山	五七

天主教傳入中國後對文化教育的貢獻

蔣復璁

天主教傳入中國是於一二四年教宗依諾增爵四世派遣方濟各會士柏郎嘉賓（John of Pione Corpine）至蒙古，開羅馬教廷與元朝通使的先聲。一二八九年，教宗尼各老四世派遣方濟各會士孟高未諾（John of Monte Corvino）至元廷，遂成爲中國第一位天主教傳教區創始人。一二九四年在上都即北京建築聖堂，教友有三萬之多。但總主教孟高未諾逝世後，教宗派人未到，教友大多是蒙古人，甚少漢人，所以元朝一亡，在中國的天主亦隨之消滅。天主教傳入中國，落地生根，是耶穌會會士利瑪竇開始，並且將科學介紹進入中國。

梁任公先生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說：

明末有一場大公案，爲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者。曰，歐洲歷算學之輸入。光是馬丁路得既創新教，羅馬舊教在歐洲大受打擊。於是有所謂「耶穌會」者起，想從舊教內部改革振作，他的計劃是傳教海外，中國及美洲實爲其最主要之目的地。於是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鄧玉函、陽瑪諾、羅雅谷、艾儒略、湯若望等，自萬歷末年至天啓、崇禎間，先後入中國，中國學者如徐文定名光啓號元扈上海人徐家滙即其故宅、李涼庵名之藻仁和人等，都和他們來往，對於各種學問有精深的研究。先是所行大統歷，循元郭守敬「授時歷」之舊，錯謬很多，萬歷末年，朱世堉、邢雲路先後上疏，指出他的錯處，請重爲釐正，天啓、崇禎兩朝十幾年間，很拿這件事當一件大事辦，經歷次辨爭的結果，卒以徐文定、李涼庵領其事，而請利、龐、熊、諸客卿共同參預，卒完成歷法改革之業。此外中外學者合譯或分撰的書籍，不下百數十種，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譯之幾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爲千古不朽之作，無庸我再爲贊歎了。其餘天學初函，崇禎歷書中幾十部書，都是我國歷算學界很豐厚的遺產。又辨學一編，爲西洋論理學輸入之鼻祖。入徐文定之農政全書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實農學界空前之著作，我們只要肯把當時那班人的著譯書目一翻，便可以想見他們對於新智識之傳播如何的努力，只要肯把那時候代表作品——如幾何原本之類擇一兩部細讀一過，便可以知道他們對於學問如何的忠實。要

中國智識線和外國智識線相接觸，晉唐間佛學爲第一次，明末的歷算學便是第二次，中間元代時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觸但影響不大，在這種新環境之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後此清朝一代學者，對於歷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小。當時治利徐一派之學者，尚有周子愚、瞿式穀、虞淳熙、樊良樞、汪應熊、李天經、楊廷鈞、鄭洪猷、馮應京、王汝淳、周炳謨、王家植、崔汝璣、曹子沐、鄭以偉、熊明遇、陳亮采、許胥臣、熊士旂等人，皆嘗爲著譯各書作序跋者。又蓮池法師，亦與利瑪竇往來，有書札見辨學遺牘中。可想見此派當時聲氣之廣。

同書又說：

所以科舉制度，我認是科學不興的一個原因。此外還有很重大的原因，是耶穌會內部的分裂，明末清初那一點點科學萌芽，都是從耶穌會教士手中裨販進來，前文已經說過。該會初期的教士，傳教的方法很巧妙，他們對於中國人心裡研究得極深透，他們知道中國人不喜歡極端迷信的宗教，所以專把中國人最感缺乏的科學智識來做引線，表面上像把傳教變成附屬事業，所有信教的人，仍許他們拜「中國的天」和祖宗。這種方法行之數十年，卓著成效。無奈在歐洲的羅馬教皇不懂情形，突然發出有名的「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教會」該教會的內容，現在不必詳述，總言之，是談前此傳教方法之悖謬，勒令他們改變方針，最要的條件是禁拜祖宗。自該教令宣布後，從康熙帝起以至朝野人士都鼓譟憤怒，結果於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把教皇派來的公使送到澳門監禁，傳教事業固然因此頓挫，並他們傳來那些學問也被帶累了。

還有一件附帶原因，也是教層行動影響到學界。我們都知道康熙末年因各皇子爭立，鬧得烏烟瘴氣，這種宮闈私鬥，倫理該不致影響到學問，殊不知專制政體之宮廷，一舉一動，都有牽一髮動全身的力量，相傳當時耶穌會教徒黨於太子允礽，喇嘛寺僧黨於雍正帝允禛，雙方暗鬥，黑幕重重，後來雍正帝獲勝，耶穌會勢力遂一敗塗地。這種史料，現時雖未得充分證據，然而口頭相傳，大致可信。雍正元年浙閩總督滿寶奉請，除在欽元監供職之西洋人外，其餘皆驅往澳門看管，不許闖入內地，得旨施行。這件事是否於宮廷陰謀有關，姑且不論，總之康熙五六十一年間所延攬的許多歐洲學者，到雍正帝即位之第一年，忽然驅除淨盡，中國學界接近歐化的機會從此錯過，一攔便攔了二百年了。

而言之，梁任公先生於近三百年學術史附有明清之際耶穌會教士在中國者六十五人及其著述表，以非必要，我不重錄了。利瑪竇來華傳教，介紹科學，見於明史。

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外國七，意大利亞傳說：

意大利亞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國。萬曆時，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凡七十餘國，而意大利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利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腊泥加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其說荒謬莫考，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有之，莫可誣也。大都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耶穌教，而耶穌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於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曆九年，利瑪竇始汎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自稱大西洋人。

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其真僞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譯驗，徑行進獻，則內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但諸蕃朝貢，例有回賜其使臣，必有宴賞，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八月又言臣等議令利瑪竇還國候命，五月未賜給晉，毋怪乎遠人鬱病而思歸也。察其情詞懇切，其有不顧向方錫予，惟欲山棲野宿之意，譬之禽鹿久羈，愈思長林豐草，人情固然，乞速爲頒賜，遣赴江西諸處，聽其深山邃谷，寄跡怡老，亦不報。已而帝嘉其遠來，假館授祭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晉接，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於京，賜葬西郭外。其年十一月朔日食，曆官推算多謬，朝議將修改，明年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人龐迪我，熊三拔等，深明曆法，其所攜曆書有中國載籍所未及者，當令譯上，以資採擇，禮部侍郎翁正春等因請倣洪武初設回回曆科之例，令迪我等同測驗，從之。自瑪竇入中國後，其徒來益衆，有王豐肅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教惑衆，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間所誘，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其徒又自誇風土人物，遠勝

中華，如珂乃召兩人授以筆劄，令各書所記憶悉舛謬不相合，乃倡議驅斥。四十四年，與侍郎沈淮給事中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衆，且疑其爲佛郎機假託，乞急行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懋孳亦言自利瑪竇東來而中國復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惑群衆，不下萬人，朔望朝拜動以千計。夫通番左道，並有禁令，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爲諸教，且往來據鏡與澳中諸番通謀，而所司不爲遣斥、國家禁令安在。帝納其言，至十二月令豐肅及迪我等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命下久之，遷延不行，所司亦不爲督發。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與先臣利瑪竇等十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參劾，議行屏斥。竊念臣等焚修學道，尊奉天主，豈有邪謀，敢墮惡業。惟聖明垂憐，候風便還國。若寄居海嶼，愈滋猜疑，乞并南都諸處陪臣，一體寬假，不報。乃怏怏而去，豐肅尋變姓名復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其國善製礮視西洋更巨，既傳入內地，華人多效之而不能用，天啓崇禎間東北用兵，數召澳中人入都，令將士學習，其人亦爲盡力。崇禎時，曆法益疏舛，禮部尙書徐光啓請令其徒羅雅谷。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開局纂修，報可。久之書成，既以崇禎元年戊辰爲曆元，名之曰崇禎曆，書雖未頒行，其法視大統曆爲密，識者有取焉。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啓、李之藻輩首好其說，且爲潤色其文詞，故其教驟興，時著聲中上者更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略、鄧玉涵諸人。華民、方濟、如略及熊三拔皆意大利亞國人，玉涵熟而瑪尼國人，龐迪我依西把尼亞國人、陽諾波而都瓦爾國人皆歐羅巴洲之國也。其所言風俗物產多夸，且有聯方外紀諸書在，不具述。

天主教傳入中國，自然當以天主教史籍記載爲得其實，據說，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人獲准在澳門居留，於是葡國商船得往來於歐洲及澳門間，進而由澳門至廣州貿易，葡國商人及耶穌會等會士競集澳門，偷入大陸，但都不能久留。耶穌會先派傳教士羅明堅（Fr. Reggieri）學習中國語言文字一年後，偕同葡國商人至廣州，以華語交談，非常順利。然後偕同派來作助手的利瑪竇，利氏亦是意大利人，他當然向羅明堅學習中文，利氏具有驚人的記憶力，因此他的華語進步神速，他們於次年到達肇慶，從士大夫交際中，知道在中國傳教，先應從士人入手，並認定以學術爲傳教工具，對利瑪竇在羅馬所習一切天算輿地諸學爲士人講解。他說「在中國有許多處，傳教士不能去，圖書可去，並且賴簡捷有力的文字，信德的真理可由字裏行間打入讀者心

中，較用語言傳達更為有效。——他會所內有幾箱書籍，各種版本無不俱備，印刷精美，鍍金的書邊，絲絨的封套，套上有鉤，件件都引起學者的好奇心。西洋字母及鉛字活板印法，又是另一種令人奇異的來源。利瑪竇應士大夫之請求，將其世界輿圖譯成中文，刻板印刷，分贈來賓，並用華語向大家講解。他參考旅行日記及書籍，賴翻譯員之助，編成一本註解地圖的小冊子，又進而製造天體儀與地球儀，計時之日規，以贈中國大吏。由是利瑪竇以精於天學得名。一五八九年至韶州，改穿儒服。一五九五年至南昌，著「西國記法」，又謁建安王暢談西國交友之道，退而著「交友論」，此二書刊行後，其名愈重。一六〇〇年進京呈貢物，神宗雖未召見，但為照料自鳴鐘，待以賓禮，留居在京。利瑪竇便以北京為中心，指揮同會諸教士，傳教之暇，則編撰關於宗教及學術之書籍，著「天主實義」，此書與其世界全圖皆流傳甚廣，士大夫因讀是書而被化領洗者甚眾，在宗教教育上收效極大，東亞各國，如日本、朝鮮、安南都藉此書傳教。後與徐光啓合譯幾何原本六卷，測量法儀，測量異同各一卷，其同文算指十一卷，圖容較儀一卷，渾蓋通憲圖一卷，經天該等則由李之藻筆述，對於中國文教貢獻至大。他首先以中國人所缺乏的科學知識輸入中國。

隨利氏之後中國傳教的有龍華民（Longobardi, 1559 — 1654）等二十餘人，其中有著名的數理學家、語言學家、天文學家。因十七世紀中國皇帝優待精通天文曆算之耶穌會士，所以在一百年內，天主教得到驚人的進展。當利瑪竇去世時，約有信友二千五百名，到一六五〇年增到十五萬人。一六六四年在各省傳教的耶穌會士有三千人，建立教士住院四十二所、教堂一百五十九座，教友共有二十四萬八千一百八十人。出版關於算學、自然、哲學，和倫理學的華文書籍一百五十種，教理書籍數目亦相當。耶穌會士中其致力教化成績卓絕者，有高一志，金尼閣、艾儒略、湯若望、南懷仁等。

高一志（Alfonso Vagnoni, 1566 — 1640）初名王豐肅，精通中國語言文字，一六〇五年來華，一六二四年在山西傳教，收徒數千，又立育嬰堂，收養棄兒三百人，甚著功績。其著述亦多，如教學解答、聖母行實、聖人行實、則聖十篇、勵學古言、西學修身、西學治平、西學齊家、童幼教育、寰宇始末、斐錄彙答、督學警語、空際格致、達道紀言等書，皆與教育有關之作。

金尼閣（Nicolas Jvignault, 1577 — 1628）一六一二年奉派赴羅馬，獲教宗保祿五世特准，彌撒及聖教日課之經文

可用華語，培植本地神職班，翻譯聖經。一六一八年再來華，攜有教宗捐贈之大量書籍，曾在河南山西等處傳教。後奉命赴杭州，編撰書籍，因他言談寫作均佳，詞理文章為西教士中最優秀者，且好學不倦，著有「西儒耳目資」三卷，「況義」一卷。又將中國五經譯成拉丁文，附以註解，校刊四書註本。他之能大有功於公教教育者，不僅編撰書籍，且將書籍印行，曾在絳州西安設立印刷工廠，每年印行漢文書籍甚多，拉丁文書籍亦有數種。

艾儒略 (Giulio Aleni, 1582 — 1649)，意大利人，一六一〇年來華，先在澳門任教，後來足跡遍歷北京、山西、陝西、江蘇、浙江等省，一六二五年至福建，在各府建設教堂八所、小堂十五所，並感化武夷山僧徒，改廟宇教堂。他熟悉中國風俗，博通中國歷史、語言辯捷，華人稱為「西來孔子」。著有「天主降生言行紀略」等宗教書籍，他的「三山論學記」、「西學凡」、「幾何要法」、「西方答問」、「職方外紀」、「性學精述」等，則為討論學術者。

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 — 1666) 乃貢獻於中國最偉大的西人之一，一六二二年來華，即在北京學習語言，測算月蝕三次皆驗，由是聲名鵲起。一六三〇年鄧玉函 (John Terentius, 1576 — 1630) 卒，朝廷徵召若望繼其職修曆。一六四五年滿清入主中國，授若望欽天監正，加太常寺少卿銜。順治帝寵遇若望逾常格，樂聞其言，尊稱之曰「瑪法」滿州語猶言父。順治每有諮詢，隨時宣召若望入宮，不拘禮節。賜若望匾曰「通玄教師」。順治崩，若望為楊光先誣陷下獄，後雖得釋出，但因年老受苦過甚，出獄不久逝世。若望可視為中國天主教會之第二創建人，因天主教士在明朝受恩寵，又得南明諸王之愛護，誠恐清朝加罪。幸賴湯若望在京應付適宜，得順治之愛敬，全國教務維持不墜，功績尤著。若望熟習天文曆算、諳練華語。且臨事鎮定，遇難堅忍，與利瑪竇相同。置身於一外教及腐敗之朝廷中，仍以學識勤勞、溫和無私、受人欽敬，此皆為常人所不及。其著述以關於天文學、光學、幾何學者居多，如「渾天儀說」、「新曆曉惑」、「西洋新曆法書」等，於中國文化貢獻甚大。其關於教理之書有「主制羣徵」、「真福訓詮」、「主教緣起」等，在公教教育上也是有名的作品。

其與湯若望同患難者有比利時人南懷仁 (Ferdinand Yablès, 1623 — 1688)，藉其才學，極力護教，使湯若望之冤獄得以昭雪，並繼若望任欽天監官，不久便得帝信任。康熙帝欲習西洋科學，請南懷仁為師，孜孜向學，於天象一門尤為注意。